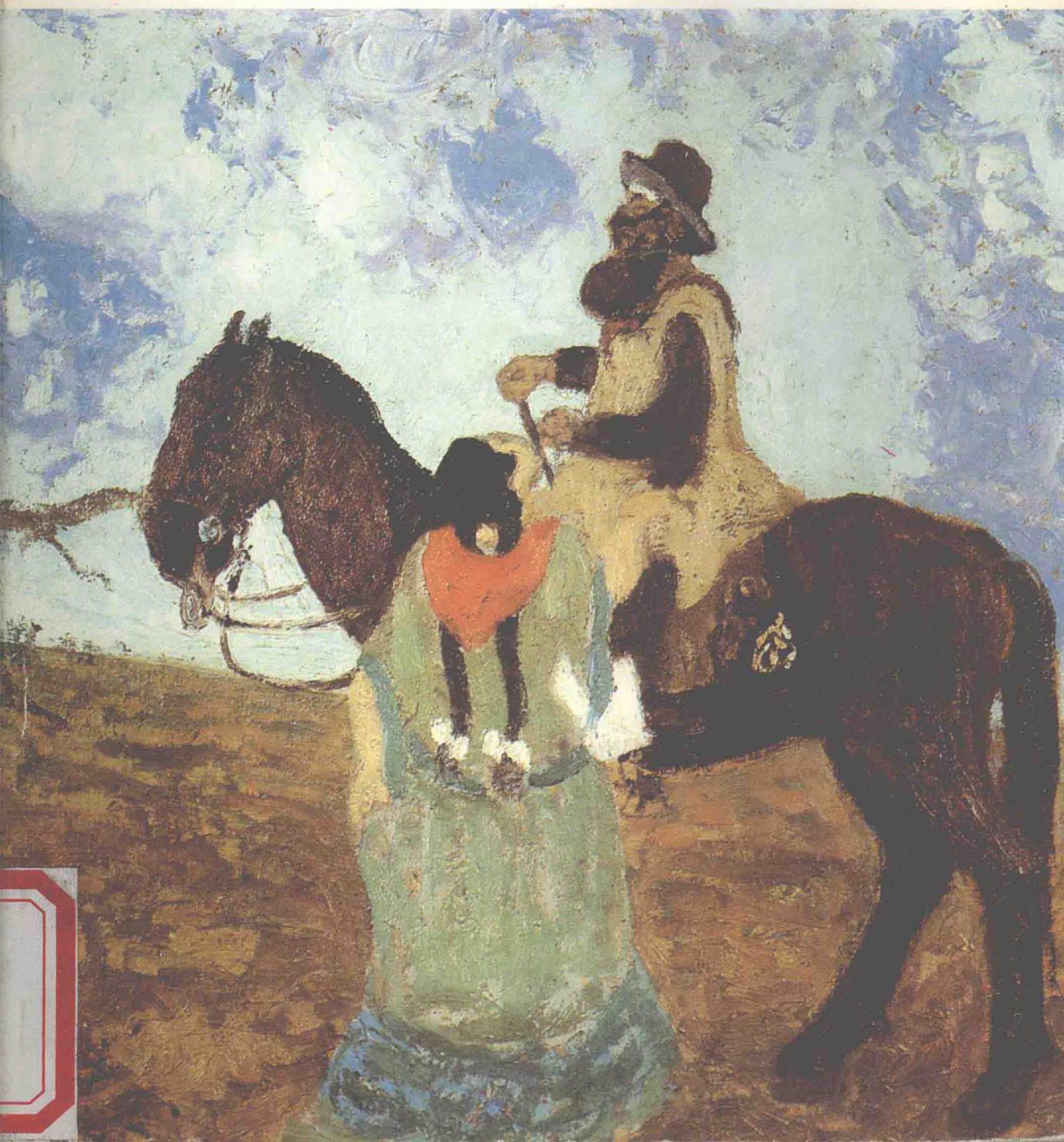


# 20世纪欧美具象艺术

FIGARI  
菲加里

● 喻声/编  
● 江西美术出版社



## 20世纪欧美具象艺术·菲加里

啸声/编

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(南昌市新魏路5号) 新华书店经销  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5 1995年10月第1版  
印数 5000 ISBN 7—80580—249—1/J·222

福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
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 
定价:36.00元

# 2世紀歐



- 丛书主编/啸 声
- 丛书策划/南 峰

---

● 菲加里像

# 美 艺 术

菲加里

● 噢声/编 ● 江西美术出版社

# 《20世纪欧美具象艺术》丛书

## 序

造型艺术，在表现手法上通常分“具象”和“抽象”两大类——也有加“观念”而成三者，但多受质疑而不成定论。

20世纪堪称艺术的探索世纪，具象领域和抽象领域，无不呈现空前丰富多彩的面貌。至于各种探索的成败得失，则又当别论。

“具象”的内涵，早已不是历史上曾作狭义理解的“写实”概念所能包容；而且，那种将“写实”奉为造型艺术正统的教条主义认识也被时代抛弃。本世纪无数艺术家层出不穷的创作，对此作了最生动的说明。总之，具象艺术，可以“写实”，也可以“写意”，甚至还可以有不拘一格的“符号化”或“抽象化”尝试——只要还保留着可辨的形象。

编辑出版《20世纪欧美具象艺术》丛书，旨在介绍一批从事具象艺术的当代欧美画家和雕刻家，以他们各有千秋的作品开阔我们的视野和思路。

收入此丛书的有名满天下的大师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新秀。总之，必须有独到之处方可。然而，囿于信息、材料和著作权等问题，本丛书不可能完全做到应有尽有，网罗无遗。为此，我们不仅诚恳欢迎方家指正，而且切望掌握有关信息或材料的同道积极参与，来共同编好这套丛书。

啸声



赴墓地

纸板油画（年代不详）

38.5×98.5cm

## 菲加里的绘画：一方风土，一方人情

### 啸声

读乌拉圭画家佩德罗·菲加里(Pedro Figari)的作品，会有眩其绚丽、畅其纵横、感其醇厚、醉其诗情的感受。

谁料，他辉煌的丹青生涯，却始于花甲之岁；而且，在生命的最后17年，竟作画三千。他的创作大放异彩，蔚为大观，终于使他名垂画史，令后世景仰，又为乌拉圭争光。

他在60岁以前，并不从事艺术创作。早年学法律，当律师。学识渊博，才思敏捷，曾为涉嫌谋杀的阿尔梅伊达少尉辩冤而名重全国。他在本行业中，有光荣的履历，如曾参与修改宪法，或起草行政法典，任共和国银行律师等等。他向往未来，追求民主，积极参与政治和国务活动，屡次当选众议员，甚至被推举为众议院副议长。此外，他还办报纸，撰文著书，又从事艺术职业教育，并推行改革……总之，他作为思想进步、德高望重的乌拉圭社会精英，在律法、政治、国务、新闻、教育、写作等许多方面，均有建树，而且早获荣名。然而，他正是在功成名遂之后，萌生急流勇退之心，断然移居邻国阿根廷，摆脱纷扰与喧闹，以绘事自娱晚年，过起淡泊而逍遙的艺术家生活。

60载尘世俗务，竟未能磨钝他的敏感心性，也没有动摇他追随文艺女神的决心：这是难能可贵的。而且，越是通达事理人情，也就越使他参悟人生真谛，热爱生活，热爱故土。但凡握笔作画，自当有别样境界，比徒有手艺而无见识的庸才，要高明得多——这正是许多非学院出身而获成功的艺术家所共有的特点，岂不发人深省？

菲加里曾经说过：“我从来不对绘画本身操心。我并不企图在自己的画作中，解决这样或那样



拜访总督

纸板油画 (年代不详)

23×68cm

的绘画专业问题。我只不过想把南美过去或现在的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固定在画布上，以便为在我之后出现的大画家提供资料。”

作为艺术家，努力“解决这样或那样的绘画专业问题”，无疑是责无旁贷的。但是，如果把自己局限于玩弄技巧，而忘记“艺术并不是目的”（巴尔蒂斯语），则难免误入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歧途，落到空洞无物的地步。菲加里晚年退而作画，是要在自由自在的氛围中，以闲适的心情，描绘本国乃至南美今昔的风土人情。

乌拉圭和中南美洲其它国家，有着大致相同的命运。古代的本土文明，哥伦布后的西班牙殖民文化，法国的启蒙思想，北邻金元帝国的生活方式，从非洲带去的黑人风俗……形成独特的社会风情，成为一方文明的根本。菲加里不去表现社会风云，而刻意描绘风土人情，其意正在于深入到这一方文明的根本之中。他是个心胸开阔、感情丰富而又充满幽默感的人。他以理想的色彩描绘潘帕斯大草原，以深情的笔触记录有色人种的喜怒哀乐，以不无调侃的腔调讲述上流社会的繁文缛礼……他怀着真情和善意，作画有如赋诗。唯其如此，他的作品便有打动人心的内在力量：一幅一幅看时，似乎并无特别的深意；然而放到一起，则无疑构成反映一方风情的历史长卷。

菲加里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不妨说，应该使那些还在“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”的“职业画家”感到羞惭。

菲加里其实并不忽视对表达手段的掌握和完善。他虽然是大器晚成，但对绘画的爱好则始于少年时代，而且一直是一位“有心人”。早先，他曾向故乡蒙得维的亚的画家索马维拉(Godofredo Sommavila)学画。首次旅意，也曾在威尼斯向里帕里(Ripari)求教并帮他工作。1910年，他赴阿根廷参观西班牙著名画家安格拉达(H. Anglada Camarasa)画展；1917年，安格拉达的作品又到蒙得维的亚展出，使他再次得到观摩学习的机会。显然，这位西班牙名家的浓艳色彩和抒情格调，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，以致影响到他日后画风的形成。旅居巴黎8年(1925—1933年)，又使他得以大开眼界，广泛接触，并从后印象主义和纳比派艺术获得不少教益。由此可见，他在专门从事创作之前，酝酿时期很长。在此期间，他的学习陶染，加上禀性气质，使他形成超拔的审美品味。一旦付诸实践，自能出手不俗。更重要的是：他有意要达，有情要抒，而他人的表达方式终不能尽自己之心，便在掌握一定的技巧之后，索性放笔直干，不去拘泥于表现上的鸡虫得失，这倒反而成就



厨娘们的消遣

纸板油画 (年代不详)

35×100cm

了他的个人风格。此所谓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是也。

菲加里，就笼统而言，不妨归入重彩一派，即以鲜艳浓重的色彩，抒发真挚浓郁的感情。但若细究，则又确有其独特之处。他的特点，除色彩外，主要表现在：处理题材的“大而化之”态度，以及表现内容的“意到即止”方法。所谓“大而化之”，是指他每构思一画，重全局表现而不事细节刻画，人物多取类型并以群体出现，取景则求全而不作特写。如此处理，借综合概括之力，营造出浑然一体的大构图和一气呵成的大氛围，从而给观众一个大印象。由是，他在绘制时，也便不去精雕细刻，不把精力放在细枝末节上，而是从大形求本质，非特“要言不繁”，而且“意到即止”，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一处，而给他们的想象力留下余地。而这两点，都由华美的色彩包裹——用我们的术语，便是“有笔有墨”。菲加里的色彩修养，是令人赞叹的。特别是他善于层层覆盖，做出厚实丰富的效果。他的笔法自由灵活，挥洒濡染，淋漓酣畅。他尤其擅长将裸露的画底（他以纸板作画），有机地组织到画面的肌理之中，有“计白当黑”的妙处。他到晚年，又有新的突破，即造型更趋抽象，用笔益发酣畅，而设色则不似往时浓艳，显得清新雅致。倘若天假其年，想必他的绘画还会另有一番天地。《画家女儿像》和《愚蠢》（虽然也像他的大部分作品未标创作年代，但是当为其晚期作品），可以为证。

菲加里虽无大师的天才，却无疑是一位优秀画家，彩笔深情，描绘出一方的风情，使世人了解一个民族、一部历史。他是乌拉圭人民的骄傲，是本世纪艺坛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拉美杰出艺术家群体中的一员。

然而，长期以来，“欧美中心论”对他，以及对许多像他一样的艺术家，往往不予重视，不加理睬，于不公之中显出狭隘和霸道。如今，随着世界性信息沟通的加强，也随着世人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，不断修正错误，菲加里的艺术逐渐走出本国及拉美的范畴，日益受到欧美公众的瞩目。1972年的伦敦展，1985年的纽约展，特别是1992年的巴黎大型回顾展（展其91幅油画），不能不使目光挑剔的西方美术界对其才华表示敬意。

这位60岁“学吹打”的乌拉圭画家，竟创作出如此之多悦人之目、移人之情、启人之思的精彩画作，既无陈腐不堪的学院气息，又没有欺世盗名的荒唐之举，其毫无疑问会在我们这里找到更多的知音。



拥抱礼

纸板油画（年代不详）

34.5×99cm

## 菲加里小传

佩德罗·菲加里，1861年6月29日生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市。祖上为意大利移民。

1886年，获律师文凭，出任民事与刑事的官方辩护士。同年与玛丽亚·德·卡斯特罗·卡拉维亚结为夫妇，并旅欧，游历法、英、比、荷、意、奥等国；在威尼斯画家里帕里画室学画。次年返乌。

1893年，创办《任务》报。1895年，在轰动全国的一桩谋杀案中，为涉嫌定罪的少尉阿尔梅伊达洗刷冤情而名声大振。1891—1911年间，先后当选罗恰省众议员、米纳斯省众议员、众议院副议长、蒙得维的亚协会主席；并出任红党全国委员会书记、修改宪法显贵会议书记、全国工程师公会律师陪审官、（民族革命时期）全国援助局局长、行政法典起草委员会主席、巴黎国际调停局名誉成员、乌拉圭共和国银行律师（1904—1915年）、全国公共救济署领导成员、国家电车铁路局领导成员、乌拉圭国家河运邮政公司主席等许多职务。

1912年，出版论文集《艺术、美学与理想》。1913年，旅法半年。1914年，任乌拉圭艺术家协会名誉会员、法国美洲协会会员。1915年，任国立艺术职业学校校长，两年后因推行改革受阻而辞职。

1921年，其时年已60岁，移居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，专门从事绘画创作。同年，在蒙得维的亚举办首次个展。1924年，在阿根廷创立艺术之友协会。

1925—1933年，移居巴黎，继续从事绘画创作。其间，曾任驻伦敦全权大使（1928年）、塞维利亚“西班牙与美洲博览会”乌拉圭代表（1930年）。在乌、阿及法、比、英、西有展出。

1933年，返乌拉圭。任公共教育部艺术顾问。

1938年，赴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最后一次个展。返蒙得维的亚后三日，即6月24日，去世。

蒙得维的亚旧城：老市场

水彩画 1890 年

50×80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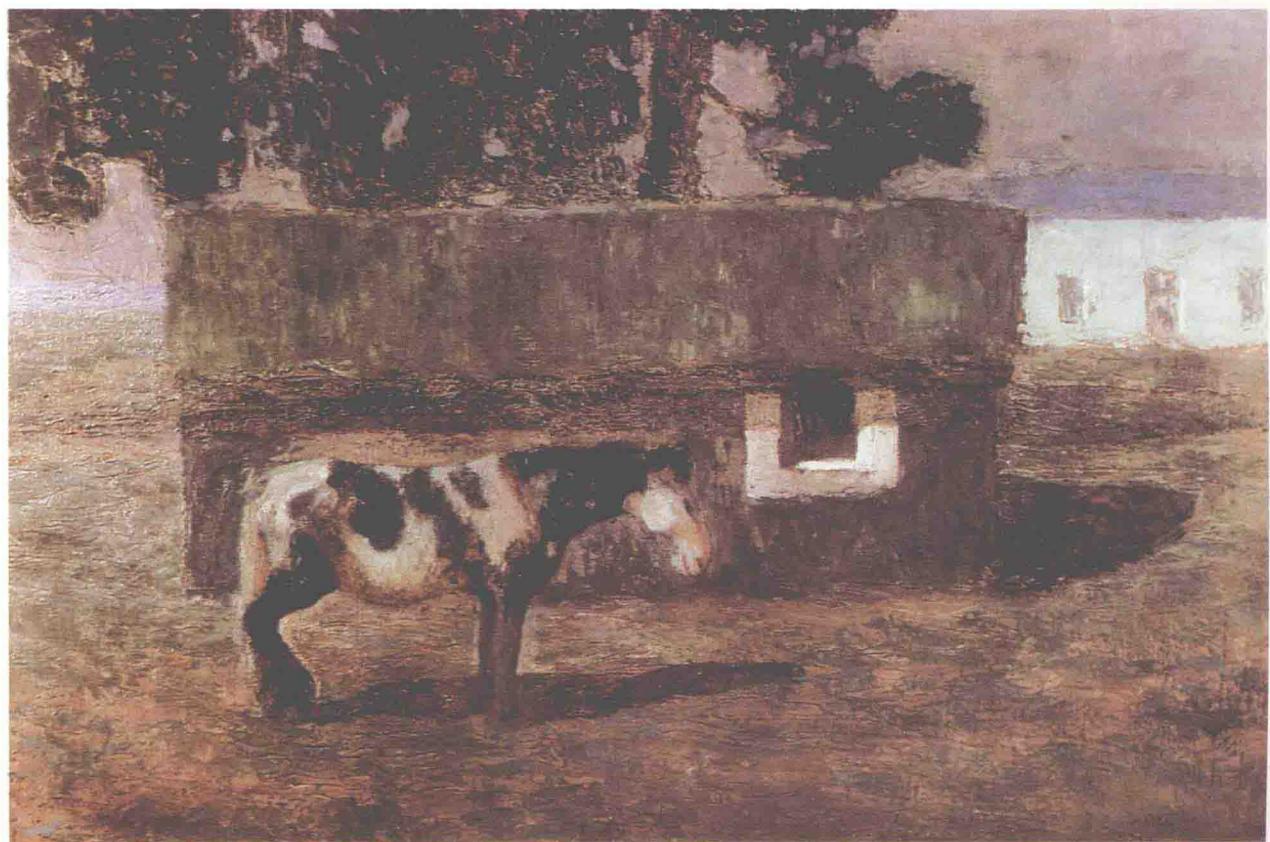
佩雷斯磨坊

纸板油画 1900 年

23×47.5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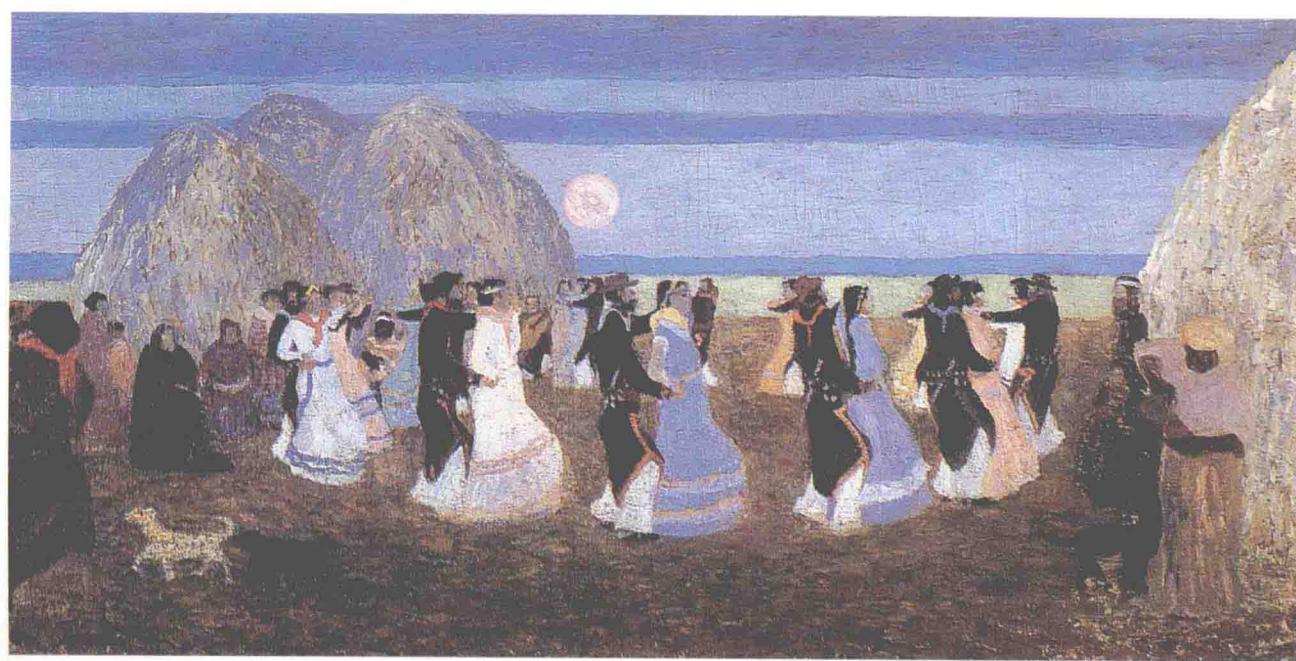
杂役小马  
纸板油画 1921 年  
67×97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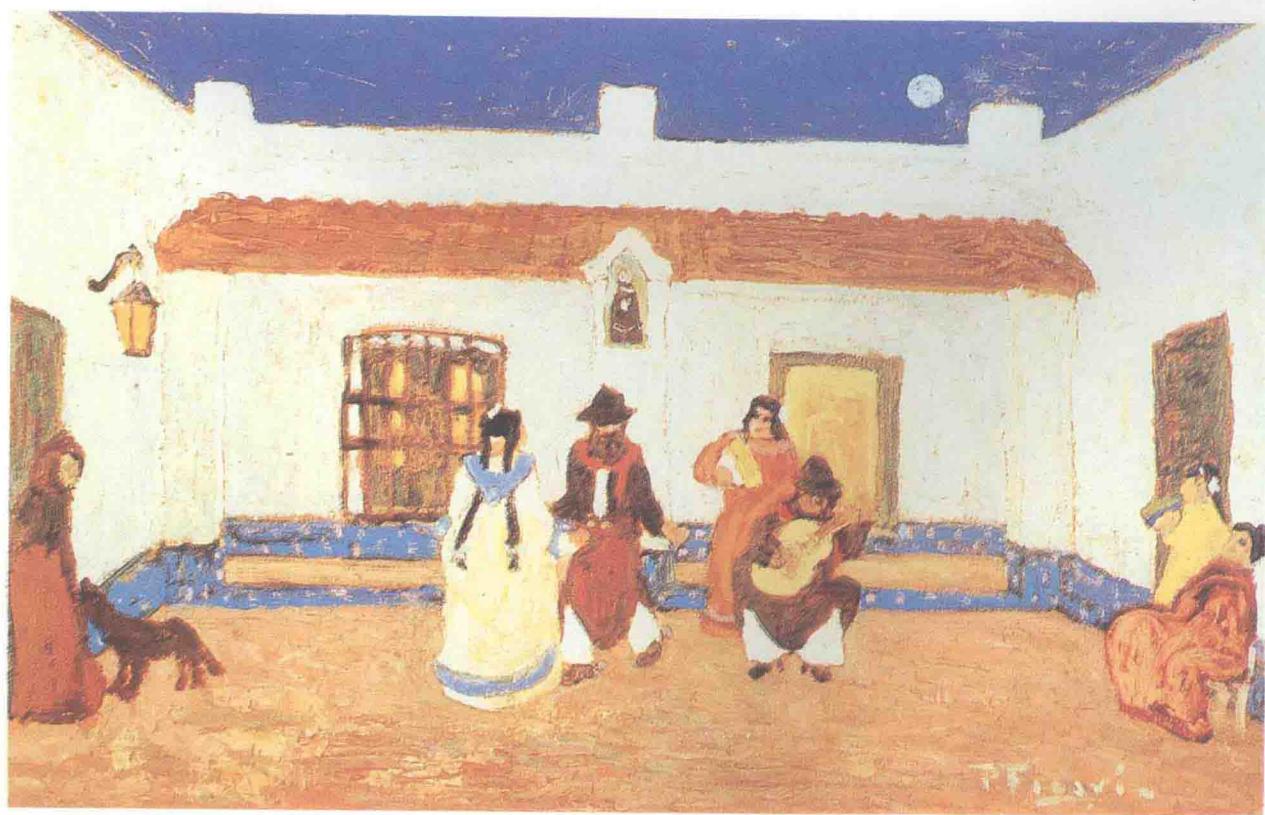
打麦日

纸板油画 1921 年

65×126cm



克里奥尔人的舞蹈  
纸板油画 约 1925 年  
(尺寸不详)



女士聚会

纸板油画 1926 年

70×100cm



黑人舞坎东贝  
纸板油画 1932年  
49×63cm



演奏者

纸板油画 1932 年

49×64cm

